

郭紹虞編選
富壽蓀校點

清詩話彙編

古
歡
堂
雜
著

古歡堂集雜著卷一

濟南田雯綸霞

論詩

讀卜商毛詩序，知古今來文章之大，莫善於詩。

鼓吹曲辭，歌謠雜體，五色相宣，八音協暢，詩家所必采也。四言自曹氏父子、王仲宣、陸士衡諸人後，唯陶公最高，停雲、榮木等篇，殆突過建安，劉後村之言當矣。

學詩者言漢、魏、六朝、四唐、兩宋諸家，何不直學三百篇？二南含蓄無盡，幽風景在目前，衛風頌人，秦風小戎，東山、零雨，用意婉厚，妙不容說，今之作詩者皆可神明變化而學之。它如鹿鳴、頌弁之宴好，黍離、有萑之哀傷，氓、晨風之悔歎，蟋蟀、山樞之感慨，柏舟、終風之憤懣，杕杜、葛藟之憫恤，葛屨、祈父之譏訕，黃鳥、二子之痛悼，小弁、何人斯之怨誅，小宛、雞鳴之戒惕，大東、何草不黃之困迫，巷伯、鶉奔之惡惡，木瓜、采芣之情念，雄雉、伯兮之思懷，北山、陟岵之行役，伐檀、考槃之素志，常棣、蓼莪之大義，皆可學也。昔人謂繁欽定情本之鄭、衛，「生年不滿百」出自唐風，王粲從軍得之二雅，張衡同聲亦合關雎，是也。

大雅三頌，與典謨、訓誥無異。而詩人宛轉之致，風人溫厚之辭，所謂「情動於中，嗟歎之不

足而咏歌之者，則具於國風、小雅，潛玩長吟，衆妙畢出。

或謂三百不可學，以四言故也。「維以不永懷」，「誰謂雀無角」，非五言乎？「胡取禾三百廛兮」，「維昔之富不如時」，非七言乎？

桑中、秦洧，紫陽以爲淫風。卽曰淫風，聖人亦不刪而存之。夫鳳凰和鳴，中於律呂，是謂希世之音，則葛覃、卷耳非乎？其它圓轉清謠，令聞之者足以戒，雖欲不存，不可得也。

昔人論三百篇：蜉蝣、鴛鴦，不如鸛虞、鵲巢；民勞、板蕩，不如卷阿、旱麓；閟宮之章，清廟之什，不可與兔置之野人、采芣之婦女同日而語。嗟乎！拘墟之見，未免爲匡稚圭所軒渠矣。選體可學乎？學之者如優孟學叔敖衣冠，笑貌儼然似也，然不可謂真叔敖也。善學者須變一格，如昌黎、義山、東坡、山谷、劍南之學杜，則湘靈之於帝妃，洛神之於甄后，形體不具，神理無二矣。不然，選體何易學也。

青蓮善用古樂府，昔人曾言之。如「烏啼白門柳」，「三朝見黃牛」，又「春風復無情，吹我夢魂散」，皆自古樂府來。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，旌旗改色；又如禪僧拈佛祖語，信口無非妙諦。世謂鮑照白紵辭，陰鏗「柳色」、「梨花」語，白亦用之；杜甫云「俊逸鮑參軍」，又云「重與細論文」，又云「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陰鏗」，皆甫譏白，亦臆度之辭也。

詩中音釋字義，考訂最難。元人有云：「鄒子藉稻」（三），博古者猶莫詰於瑯琊；字不題饒，

能詩者或未稽乎餽餌。」若龍斷本如字，而或切爲丁貫；夏屋本食俎，而或用爲巨室。至於蟬璋、蜚蜚、金根之類，莫能殫述。陶云「讀書不求甚解」，杜云「讀書難字過」，未可易言也。

奇字亦前人所常用，而於古體最宜，不知者誦以爲怪。嗟夫！詩文固不必怪也。然班、馬等賦，所以使人鬼眼渾耳者，政由時出奇字以襯復之。方今文章尙古，吾黨之士，獨不欲訪子雲之亭，而熏班、馬之香歟？

昔人評詩云：「魏武帝如幽、燕老將，氣韻沉雄。曹子建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。鮑明遠如饑鷹獨出，奇矯無前。謝康樂如東海揚帆，風日流麗。陶彭澤如絳雲在霄，舒卷自如。」又元虞集曰：「楊仲弘如百戰健兒，范德機如唐臨晉帖，揭曼碩如三日新婦。」自比「漢庭老吏」。曼碩謂「德機如秋空行雲，晴雷卷雨，縱橫變化，出入無朕；又如空山道者，辟穀學仙，瘦骨峻嶒，神氣自若；又如豪鷹掠野，獨鶴叫羣，四顧無人，一碧萬里」。東坡評書法云：「永禪師體兼衆妙，精能之至，乃造平淡，如觀陶彭澤詩，初若散緩不收，反復不已，乃識其奇趣。顏魯公雄秀特出，一變古法，如杜子美格力天縱，奄有漢、魏、晉、宋以來風味，後之作者，殆難復措手。」皆得比喻之妙。

興、觀、羣、怨，詩人之性情然耳。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乃言學問。陸璣之疏，嵇含之狀，陶弘景、段成式、陸佃、羅願、邢昺諸人所撰著，皆從多識句來。今之學詩者，何讀爾雅未熟也！

滄溟云：「詩自唐已後，不必立樂府名色。」此論亦當。青蓮集中樂府纍纍如貫珠矣，少陵則

不作。哀江頭、哀王孫、前後出塞、石壕吏、垂老別等篇，東阿筆麈云：「樂府之變，其實皆古詩也。」李西涯以論事作樂府，別闢新調。

自蘇、李以來，古之詩人各有四耦。然李、杜並稱，其境大異。王、孟則同矣，皮、陸又同矣，韋、柳又同矣，劉、許又同矣。此外顏不及鮑，陰不及何，沈不及宋，元不及白，島不及郊。而四耦之最奇者，盧仝、馬異也。

讀郊、島、皮、陸詩，如逢幽花異酒，別有賞心。

少陵秋興八首，青蓮清平調三章，膾炙千古矣。余三十年來讀之，愈知其未易到。

玉溪生詩中之聖，白樂天晚年極嗜之，云：「我死當爲爾子足矣。」義山生子，遂以白老名之。古人之樂善如此。

古來論詩者，子美戲爲六絕句，義山漫成五章，東坡次韻孔毅父五首，又讀孟郊詩二首，遺山「漢謠魏什」云云三十首，又濟南雜詩十首，議論闡發，皆有妙理。

選詩有昭明選體，徐陵新詠，鍾嶸詩品，唐人選唐詩，迨夫半山老人唐百家詩選，曾端伯選宋詩，元裕之選中州集，以及詩統、正聲、品彙、唐音，紛紛四出，不一其義。

列朝詩集，其人係西涯門下，多懷祖護；乃於前後七子空同、歷下輩同貶之；又爲海陵生之惡言，以詆歷下，不遺餘力，亦惑甚矣。

今之談風雅者，率分唐、宋而二之。不知唐之杜、韓，海內俎豆之矣。宋之梅、歐、王、蘇、黃、陸諸家，亦無不登少陵之堂，入昌黎之室。惟其生於宋也，南轅以後，競趨道學，遂以村究語入四聲，去風人之旨實遠。況程、邵以下，誠齋一出，腐俗已甚。而學者一概皆窺牴牾之，其殆啜狂泉而病呻吟也耶？

校記

〔一〕它如鹿鳴、頰弁之宴好。『頰弁』原作『鷓弁』，據詩經小雅改。

〔二〕鄘子藉稻。『鄘子』左傳昭公十八年作『鄙人』。

古歡堂集雜著卷二

濟南田雯綸霞

論五言古詩

十九首之妙，詞義炳婉而成章，後人專稱「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」二語，淺矣！蘇、李二子爲五言之祖，所謂非清廟之瑟，朱紘疏豁，一唱三和「」，更無可爲喻也。他如班婕妤怨歌行，卓氏白頭吟，辛延年羽林郎，宋子侯董嬌饒，諸葛梁父吟，以及陌上桑，焦仲卿妻，鷄鳴，八變，豔歌之類，音調不同，古詩之變矣。

曹家父子，思王爲冠，有正有變，駸駸乎大雅之遺焉。老瞞樂府如苦寒行諸作，膾炙人口。御軍三十餘年，手不釋書，登高必賦，被之管絃，無不入妙。然往往以漢末事敍入，別是一格。丕洋洋清綺，舊謂去植千里，亦非篤論。王、徐、應、劉輩望路爭驅，可云盛矣。然公讎諸篇，一望黃茅白葦，此昔人所云「蕭統簡緝過冗而不精，劉勰敍論闕略而未詳」也。直至黃初之末，嗣宗詠懷一出，清峻遙深，研微入奧。詩品謂如剡溪雪夜，孤棹沿流，乘興而來，興盡而已「」，非好鍛者所可方駕矣。

晉世羣才，以綺情藻思，爭長競勝。然采縟於正始，力弱於建安，或析文以爲妙，或流靡以

自妍，視漢、魏一變焉。茂先、休奕、二陸、三張均稱作者，而氣體弱矣。獨太沖卓犖騰踔，標能擅美。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」，「非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」，蓋臨淄自道其詩然也。景純雋上之才，安仁清矯之致，抗左稱雄。而越石又過之。謝尚、袁宏各家，篇章無幾。至於子夜、四時，繁文麗曲，其別調也。

典午之末，陶公出焉。絕唱高蹤，清才逸響，亦從蘇、李、十九首來，特襟懷不同，故詩境異耳。

宋代詩人，無出康樂之右者。自益壽導於前，而諸謝迭起，後先輝映，何其盛也？南史傳謂顏、謝齊名，其實顏不及謝。昔延年問鮑照已與靈運優絀，照曰：「謝五言如初發芙蓉（三），自然可愛。君詩若鋪錦列繡，雕績滿眼。」蓋於延年有微詞，而論詩之善可睹矣。若夫明遠，挺拔名貴，俊偉光華，直與客兒並驅，尤非錯彩鏤金者所及。

玄暉含英咀華，一字百煉乃出。如秋山清曉，霏藍翕黛之中，時有爽氣。齊之作者，公居其冠。劉後村謂「餘霞散成綺，澄江淨如練」，皆吞吐日月，摘躡星辰之句。故李白登華山落雁峯云：「恨不攜謝朓驚人詩，搔首問青天。」其服膺如此。

蕭郎右文，作者林立，當以何遜爲首，江淹輔之，沈約、范雲、吳均、柳惲、庾肩吾、劉孝綽次之，下至陶弘景、周捨諸家，亦有片語足錄。大約水部之作，不費雕飾，如庖丁解牛，風成於騁

然。幽蝶弄晚花，清池映疎竹，「水底見行雲，天邊看遠樹」，是其詩之真境也。文通罷宣城郡後，夢景純索筆，景陽索錦，忽忽才盡。「文章雖小技，於道未爲尊」，豈亦有數然歟？

陳朝孝穆之作，如魚油龍鬬，列堞明霞，輝耀丰茸，文采溢目。總持狎客，可以樹幟爭雄；子堅則遜謝矣。

北魏劉昶才氣頗高，惜篇什寡耳。溫子昇詩，武帝衍稱曰：「曹植、陸機，復生於北土。」實非溢美。

北齊顏之推絕佳。蕭繹詩又在邢邵、魏收之上。

北周庾信，史評其詩曰「綺豔」，杜甫稱曰「清新」，又曰「老成」。綺而有質，豔而有骨，清而不薄，新而不尖，所以爲「老成」也。王褒才思英拔，不弱於庾。

隋煬帝初屬文，學庾子山體，及見柳瞿以後，文體遂變，氣格迢邁，一洗靡麗錮習。楊處道詩，亦一時傑作。薛河東輩，餘子碌碌矣。

初唐陳伯玉感遇詩，出自阮籍詠懷，盡滌綺靡，力追正始。謫仙五古直接阮、陳之派，而奇矯豪宕，殆又過之。

王維、孟浩然清淑散朗，窈窕悠閒，取神於陶、謝之間，而安頓在行墨之外，資制相俾，神理各足。儲光羲似少遜之。元結別有風調。

中唐 韋蘇州、柳柳州，一則雅澹幽靜，一則恬適安閒。漢、魏、六朝諸人而後，能嗣響古詩正音者，韋、柳也，非僅貞元、元和間推獨步矣。

右五言古詩正派，未有不權輿於十九首與蘇、李者。建安之盛，思王爲宗；鄴下之末，阮籍爲最。至於典午之朝，左思、郭璞、劉琨稱鼎立焉。淵明一出，空前絕後，學者誰敢輕加位置？由其詩高，其人異也。自是而後，宋有謝靈運、鮑照，齊有謝朓，梁有何遜、江淹，陳有徐陵、江總，以暨北魏劉昶，北齊顏之推，北周王褒、庾信，無不摩壘堂堂，雄壓當代。譬如列國然，諸公晉、楚也，他家邾、莒、曹、鄆也。又如畫然，淵明秋山平遠，煙樹寒林，野水斜陽，天光雲影，儻然於篇幅之外。若鮑、謝以下各家，則著色點染，取董、巨神理而兼熙、筌藻繪者矣。總而論之，大約高曾於蘇、李，根柢於漢、魏，神明於彭澤，規摹於鮑、謝、何、庾，所謂正派，其在茲乎？迨乎初唐之陳子昂，盛唐之李白、王維、孟浩然，中唐之柳宗元、韋應物，亦復如是。好學深思者，溯源尋流，當自得之。

論七言古詩

昔人謂七言沿起昉於擊壤。予於擊壤篇另作句讀，非七言之祖明矣。三百篇已露其端，雖騷實闢其境。至於飯牛、臨河、易水、皇娥、白帝、子產誦、采葛婦諸篇，聲長字縱，皆歌行之祖。

昔人所謂滄浪擅其奇，柏梁弘其質，四愁墜其雋，燕歌開其靡也。

漢、魏而下，六朝亦多長篇，惟鮑照爲最優，雖曰樂府，實具七言之長。

初唐格體，王、楊、盧、駱汗漫長篇。

李商隱云：「沈宋裁詞矜變律，王楊落筆得良朋。當時

自謂宗師妙，今日唯觀對屬能。」大旨可見。少陵曰：「楊王盧駱當時體，輕薄爲文哂未休。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」別有寓意。

太白以縱橫之才，俯視一切，蜀道難等篇，長短句奇而又奇，可謂極才人之致。然亦惟青蓮自爲之，他人不敢學，亦不能學也。滄溟謂「太白往往於疆弩之末，間雜長語，英雄欺人耳。」此言論詩極當，而以之詆太白，無乃太過耶？

子美爲詩學大成，沉鬱頓挫，七古之能事畢矣。洗兵馬一篇，句云「三年笛裏關山月，萬國兵前草木風」，猶是初唐氣格。王、李、高、岑諸家，各有境地。開元、大曆之間，觀止矣。

善學少陵者，無如昌黎歌行，盤空硬語，妥帖恢奇，乃神似非形似也。李商隱韓碑一首，婉杜凌韓，音聲節奏之妙，令人含咀無盡。每怪義山用事隱僻，而此詩又別闢一境，詩人莫測如此。

香山諷諭詩乃樂府之變，上陽白髮人等篇，讀之心目豁朗，悠然有餘味。後李西涯樂府，又變於白。

七言古詩，至唐末式微甚矣！歐陽文忠公崛起宋代，直接杜、韓之派而光大之，詩之幸也。

王臨川恢奇縱橫，可爲歐陽後勁，蘇、黃前茅矣。

眉山大蘇出歐公門牆，自言爲詩文如泉源萬斛，是其七言歌行實錄。神明於子美，變化於退之，開拓萬古，推倒一世。

蘇門六君子，無不掉鞅詞場，凌躐流輩。而坡公於山谷則數效其體，前哲虛懷，往往如是。山谷詩從杜、韓脫化而出，創新闢奇，風標娟秀，陵前轢後，有一無兩。宋人尊爲西江詩派，與子美俎豆一堂，實非悠謬。

南渡諸詩，亦似晚唐已後，格卑氣弱，非復東都之舊矣。陸務觀挺生其間，被濯振拔，自成一家，真未易才。七言古詩登杜、韓之堂，入蘇、黃之室，雖工力不敵前人，亦一傑構。

金、元之間，元好問七言，妙處不減東坡、放翁。又虞集、楊仲弘、范梈、揭傒斯四家，各擅其長。他如劉因、吳淵穎、薩都刺輩，亦有數家可採者。

總而論之，七言古詩肇於離騷、毛詩，而漢、魏已來，遂備其體。大風、垓下、秋風、柏梁、四愁、燕歌等篇，古音錯落，皆成奇觀。唐人體凡數變。王、楊、盧、駱別是一格，何大復極言其工，固不必深議。太白曠世逸才，自成一家。少陵、昌黎，空前絕後。宋則歐、王、蘇、黃、陸諸君子，根柢於杜、韓，而變化出之。元則裕之、道園輩，頗有法則。其餘間有可採，而非歌行大觀矣。大

約作七古與它體不同，以縱橫豪宕之氣，逞夭矯馳驟之才，選材豪勁，命意沉遠；其發端必奇，其收處無盡，音節琅琅，可歌可聽。如老將用兵，漫山瀾谷，結率然之陣，中擊不斷，而壁壘一新，旌旗改色，乃稱無敵。

論五言律詩

齊、梁儷句卽五言律祖，楊用修、李于鱗已備言之。愚專取盛唐五家，似已概五律之善。

老杜登峯造極，諸法俱備。其寄高三十五書記句云：「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？」分明自道其得力處。

摩詰恬潔精微，如天女散花，幽香萬片，落入巾幘間。每於胸念塵雜時，取而讀之，便覺神怡氣靜。

嘉州句琢字雕，刻意鍛鍊。

青蓮作近體如作古風，一氣呵成，無對待之迹，有流行之樂，境地高絕。

襄陽佳處亦整亦暇，結構別有生趣。輞川、太白，殆能兼之。

五家而外，樂天極清淺可愛，往往以眼前事爲見到語，皆他人所未發。張司業、姚少監妙句天成，筆端韶秀。

放翁意摹香山，取材甚廣，作態更妍，讀去歷歷落落，如數家珍，而苦心覃思，體純格正。

論七言律詩

「七言律諸家所難，王維、李頎頗臻其妙，子美篇什雖衆，隳焉自放矣」。滄溟斯語，愚所未解。七律誠難，而獨有取於二家，何也？杜之七律，百美畢備，滄溟過矣！

中唐劉夢得、王仲初，調響詞練，高華深穩。

義山七律逐首擅場，特須鄭箋耳。蓋義山諸體之工，唐人實無出其右者，不獨七律也，又不獨香奩也（四）。溫飛卿、韓致堯輩（五），比事聯詞，波屬雲委，學之成一家言，勝於生硬乾酸者遠矣。松陵一派，西山爽氣，碧水澄波。「白雲翁欲歸，遠樹忽削半」，詩境似之。

白香山、張司業名言妙句，側見橫出，淺淡精潔之至。

劉滄、許渾琢句之秀，拗字之工，亦稱傑作。楊新都、錢虞山皆痛斥之，何也？

陸務觀七律不下千篇，其間取料寄興，無不令人解頤，有作詩之樂，而無傷於大雅。

論七言絕句

七言絕句起自古樂府，盛唐遂踞其巔。太白、龍標，無以加矣，它如旗亭雪夜，畫壁鬪奇，非

其自信者深乎？「工夫轉換之妙，全在第三句，若第三句用力，則末句易工」。滄溟之言謹矣。然實二十八字俱有關合，乃成一首，學者細玩「黃河遠上」之篇，思過半矣。

「義山佳處不可思議，實爲唐人之冠。一唱三弄，餘音嫋嫋，絕句之神境也。飛卿什之一耳。香山山峙雲行，水流花開，似以作絕句爲樂事者。」

「文昌標致悠閒，宛轉流暢，如天衣無縫，鍼鏤莫尋。」

「少陵作手崛強，絕句一種，似避太白而別尋蹊徑者，殆不易學。」

「樊川鬢絲禪榻，翩翩才致。冬郎、都官、表聖、昭諫皆有妙境。」

「松陵兩君子，別具風骨，不屑雷同。」

「東坡包括唐人而自成其高唱，雲涌泉沸，藻思奇才。」

「山谷道人新潔如繭絲出盆，清颺如松風度曲，下筆迴別。」

「放翁七言絕句，却有數種，讀者不可不知。如秋風亭云：「人生窮達誰能料？蠟淚成堆又一時。」巴東詩句澶州策，信手拈來盡可驚。」籌筆驛云：「一等人間管城子，不堪譙叟作降箋。」歸舟重五云：「屈平鄉國逢重五，不比尋常角黍盤。」小舟遊近村云：「身後是非誰管得？」剡谿圖云：「從今步步須回棹，不說蔡中郎。」讀李泌傳云：「人生若要常無事，兩顆梨須手自煨。」剡谿圖云：「從今步步須回棹，不說蔡中郎。」讀杜詩云：「拾遺大欠修行力，小吏相輕便動心。」項羽傳云：「范增力盡無施處，獨山陰興盡時。」

路到烏江君自知。曹公傳云：「赤壁歸來應歎息，人間更有一周瑜。」讀史云：「可憐赫赫丹陽尹，數顆檳榔尙繫懷。」此一種也。如「細腰宮畔過重陽」，「細雨騎驢入劍門」，「臥聽蠻童放轆轤」，「射雉歸來夜讀書」，「數聲柔櫓下巴陵」，「幅巾短褐小簾輿」，「又乘微雨去鋤瓜」，「庭樹鳴鳬鬼弄燈」，「病觀周易悶梳頭」，「一雙黃蝶弄秋光」，「一窗晴日寫黃庭」，「紅蜻蜓點綠荷心」，「丁卯橋應勝午橋」，「一樹梅前一放翁」，「時有殘蟬一兩聲」，此又一種也。如聽雨云：「憶在錦城歌吹海，七年夜雨不曾知。」蔬圃絕句云：「可憐遇事常遲鈍，九月區區種晚菘。」憑誰爲向曹瞞道，徹底無能合種蔬。「一事尙非貧賤分，茅羹僭用大官葱。」秋夜讀書云：「也知賦得寒儒分，五十燈前見細書。」三十三年真一夢，茅簷寒雨夜蕭蕭。」梅花句：「今日溪頭須小飲，冷官不禁看梅花。」秋懷云：「年來多病題詩懶，付與鳴蛩替說愁。」探梅云：「平生不許凡桃李，看了梅花睡過春。」晚眺云：「樊川詩句營丘畫，盡在先生拄杖前。」聞笛云：「一曲忽聞高士笛，臨窗和以讀書聲。」梨花云：「征西幕府煎茶地，一幅邊鸞畫折枝。」讀書云：「燈前目力雖非昔，猶課蠅頭二萬言。」聞百舌云：「閒眠不作華胥計，說與春鳥自在啼。」有懷云：「何時得與平生友，作字觀書共一燈。」此又一種也。如醉道士圖云：「邇來祭酒皆巫祝，眼底艱逢此輩人。」歎俗云：「看渠皮底元無血，那識虞卿魯仲連！」冬日暄甚云：「爲君小試回春手，便似暄妍二月天。」排悶云：「白頭爛醉東吳市，自拔長刀割麋肩。」戲贈園中花云：「我欲小施調燮手，酌中寒暖半晴陰。」夜過大姓